



俏妃

傾城



TIANXIA
WUSHUANG

雨涼 著

天下无双之

我从不惧怕失去这天下，
这一生，我只怕生命中没有你。

悦讀紀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时代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天下无双之

雨凉 著

TIANXIA
WUSHUANG

俏妃 倾城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无双之俏妃倾城：全3册 / 雨凉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840-5

I. ①天… II. ①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0523号

书 名 天下无双之俏妃倾城
作 者 雨 凉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孙红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孙红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665千字
印 张 47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840-5
定 价 79.80元(全3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天下无双
之

俏妃 倾城

目录「上」

- | | | |
|-------|------|-----|
| 第 一 章 | 惊悚相遇 | 1 |
| 第 二 章 | 代嫁风波 | 21 |
| 第 三 章 | 斗智斗勇 | 41 |
| 第 四 章 | 已然动情 | 61 |
| 第 五 章 | 醋意横生 | 86 |
| 第 六 章 | 情真意切 | 114 |
| 第 七 章 | 有了靠山 | 141 |
| 第 八 章 | 二嫁于他 | 168 |
| 第 九 章 | 千姿休夫 | 195 |
| 第 十 章 | 死缠烂打 | 222 |



天下无双
之

俏妃 倾城

目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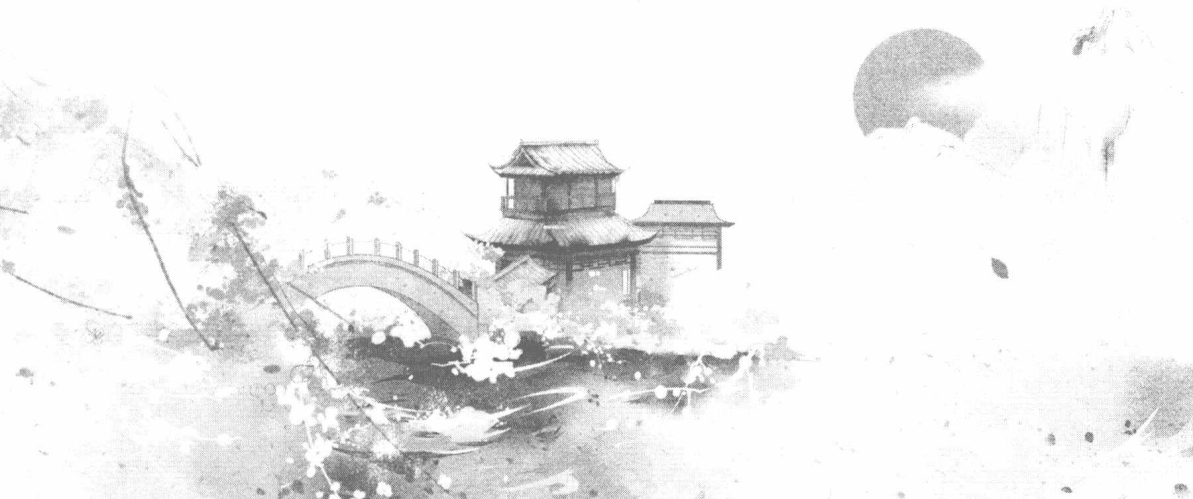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追妻辛苦	251
第十二章	和好如初	276
第十三章	冤仇终报	302
第十四章	少主动情	326
第十五章	公主之死	351
第十六章	崖下旖旎	375
第十七章	三桩喜事	398
第十八章	处死太后	421
第十九章	温柔媳妇	445
第二十章	心悸迟来	467

天下无双
之

俏妃倾城

目录 「下」

- | | | |
|-------|---------|-----|
| 第二十一章 | 辛苦追妻（一） | 489 |
| 第二十二章 | 辛苦追妻（二） | 508 |
| 第二十三章 | 除掉祸害 | 528 |
| 第二十四章 | 千姿待产 | 553 |
| 第二十五章 | 一家三口 | 574 |
| 第二十六章 | 如此生父 | 602 |
| 第二十七章 | 伤心别离 | 629 |
| 第二十八章 | 骄傲女人 | 657 |
| 第二十九章 | 突生危难 | 686 |
| 第三十章 | 一世荣宠 | 715 |





第一章 惊悚相遇

静谧的夜，漆黑的房间，一个男子压着一名女子，一只手粗暴地扯着女子身上的罗衫，一只手用力掐着女子的脖子不让她呼唤出声，男子恶声恶语威胁着身下衣衫凌乱的女子：“沈千姿，你今日要是不从我，我就掐死你！”

“不——”女子精致的脸上布满了惊恐，越是挣扎，越是感觉呼吸困难。

“啊——”床板上，一名女子随着自己的尖叫声惊醒，坐直了身体擦着脑门上的冷汗。

黑夜的恐惧怎么都比不上每日的噩梦。看着黑漆漆的小茅屋，女子喘着粗气再一次抱怨出声：“沈千姿啊沈千姿，你每天这样吓我一次，就不怕把我给吓死过去没人替你报仇了吗？就算不甘心，你好歹告诉我那人叫什么名字吧？脸都看不清楚，又不知道对方是谁，你让我怎么给你报仇啊？”

她叫沈千姿，梦里那个惨遭杀害的女人也叫沈千姿。她因公殉职，莫名来到这个异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睡在乱坟岗，竟然和梦里那个沈千姿合成了一人。

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沈千姿依旧忍不住苦叹。好在自己胆儿大，否则一醒来就看到各种死状的尸体，估计魂儿都得被吓出去。她记得她从死人堆里爬起来的时候衣不蔽体，凭着在现代办案的经验，她知道自己这副身子并没有遭到强暴。后来，她用了一天的时间梳理这具身体的记忆，却不由得感到愤怒。

与她同名同姓的沈千姿十岁丧父，母亲改嫁后，她一直跟在外祖母身边，直到外祖母去世，她才被母亲接到继父家中，悲催的日子就是从继父家中开始的。

这个叫南陇的国家，也不知道是哪个异世，有着极其落后的封建思想。在这里，女儿家本就是赔钱货，她这个继女更是赔钱货中的赔钱货。十五岁到十七岁的两年时间，她在继父家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最后还差点被畜生强暴。清白倒是保住了，命却没了。偏偏这个沈千姿也是个不服输的，死都死了也不安生，她每日噩梦，全是沈千姿这两年来所遭受的苦难，这不摆明了是想让自己替她报仇嘛。

说到报仇，谈何容易？没有后台可倚仗，没有亲人可依靠，就是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她从别的死人身上扒下来的。没钱、没势、没后台，能去跟人家堂堂尚书大人拼斗？这不是白去送死嘛。

霸占着别人的身体，替主人家报仇，这个她认了。除暴安良，是她作为人民警察应担负的职责，虽说朝代有所不同，可打击犯罪、宣扬正义在哪个时代都是应该推崇的行为。就算没有被噩梦缠身，她也会为这具身体的主人报仇。只是，她也不是莽夫，以卵击石不是她的作风。

她现在要做的是养活自己。

摸了摸盖住自己半张脸的凌乱发丝，沈千姿再一次向上帝忏悔——

打家劫舍是不对，她也是走投无路才去跟路人讨要银子，而且那些人是自愿给她的，她绝对没有恐吓威胁对方。

从破烂的窗户看着外面已黑的天色，沈千姿整理了一下仪容，打开门走了出去——

今晚月亮好圆，希望上帝让她碰到一个腰缠万贯的金主……

京城十里外的幽冥山脚下，两名男子正朝山中前行。走在前面的男子身姿颀长，剑眉凤目，鼻挺唇薄，可谓谪仙之色，惊鸿之姿；玉冠加顶，腰佩美玉，更显游龙之气。走在后面的男子穿着略微素朴，尽管相貌也算俊美，可比起前方男子，无论气质还是皮囊，都稍显逊色。

两手各牵着一匹高头大马，后面的男子看着已黑的天色，紧张地朝前方男子说道：“爷，您累不？要不先找个地方歇一晚，明早再去奉县吧？”他知道自家爷赶着去奉县是有急事，可怎么看也该明早出发才是。偏偏爷非要马上出发，这不，刚走到这幽冥山脚下天就黑了。

前方男子顿了顿脚步，头也没回，清冷问道：“为何不能今夜赶去？”

牵马的男子赶紧上前，瞄了一眼四周，似是害怕被人偷听到，将声音压到最低：“爷，您有所不知，小的听闻这幽冥山最近两个月有脏东西出没，可凶了。今晚又是月圆之夜，要是我们不小心碰着了，那可如何是好？小的倒是不怕，可不能让您被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缠上啊。”

前方男子凤眸微眯，绯红薄唇勾出一抹邪肆的弧度：“本王还从未见过，若真有幸遇上，也只能说同本王有缘。”

听到他似玩笑的话，牵马的男子紧张不安地摇头：“爷，您不能这般说啊，那些脏东西可不能跟您有缘，否则会出大事的。”

前方男子一笑，嘲讽又不屑。突然，他纵身一跃，瞬间消失在前方。

“爷——您别丢下小的啊——”牵马的男子回过神来，赶紧惶恐地急呼起来。

一阵风拂过，路旁的灌木丛发出沙沙细响，他打了个寒战，脊背发麻，牵着马儿往前

追去。

“爷——爷——您别丢下我啊——”大晚上的爷还跟他玩捉迷藏，这不是故意整他嘛！

奈何他牵着两匹马，又不能把马儿丢了，只能在后面慢慢追，追了好一段路，连自家爷的影子都没瞧见。男子越是追赶，越是心慌不已，看着黑漆漆的树林，他从怀里摸出一颗夜明珠，瞬间，四周被夜明珠照得清晰起来。

“爷，您在哪儿啊？别躲着小的了，赶紧出来吧！”

“爷，您别丢下小的啊——”

“呜呜呜……呜呜呜……”

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压抑的哭声，低低沉沉，不停蹿入他耳中。

男子一哆嗦，丢了缰绳就朝前方跑。

“爷——救命啊——爷——啊——”男子一边狂奔一边呼救。

怪异的声音似乎紧跟着他，不管如何跑，都在他身后。

感觉有东西越来越近，他一咬牙，大着胆子转过身去——

“啊——”惊恐的叫声响彻树林。

一道风姿卓绝的身影谪仙般从天而降，冷声道：“何事惊慌？本王难道如此吓人？”

“爷、爷……我看到有白影从那边飘过……”他扑到男子身后颤抖地惊喊道。

看手下如此狼狈惊慌，月钦城半眯着凤眸冷冷瞪向他，沉声训道：“杨智，本王再听你说一句耸人听闻之言，回去之后定重重罚你！”堂堂淮阳王府的侍卫竟然自乱阵脚，成何体统？

叫杨智的年轻男子一脸哭相躲在他身后，指着某处哭诉：“爷，小的敢发誓，绝对没有胡说，刚刚、刚刚是真的有个白影从小的眼前飘过……爷，小的从来说谎，您是知道的，这幽冥山的事不是一天两天了。”

月钦城冷眼睨着他：“那你给本王说说，方才那东西长何模样？”

杨智哆嗦了一下，摇头：“爷，小的没看清楚。”

“胡言乱语！再造谣生事，你就给本王滚回去！”丢下一句警告，月钦城冷漠转身，欲继续前行。

“呜呜呜……呜呜呜……”低沉诡异的声音再次传来。

杨智一声惊叫后赶紧抓住主子的衣袖：“爷您快听，就是那声音……”

声音如此清晰，月钦城自然听见了。他停下脚步，转回身借着杨智手中的夜明珠，冷冷扫视四周。

“是何人装神扮鬼，给我出来！”

灌木丛中一道白影快速闪过，空中回荡着辽远空旷的声音，似哭似号。

“啊！啊！”杨智猛一下将自家主子抱住，叫声比鬼还凄惨，“爷，就是那东西——”

月钦城薄唇勾起，浅浅的笑意邪魅逼人，冷傲地看着某处虚空：“这位鬼兄，不知找我主仆二人有何要事？”

树林里吹过一阵风，声音幽幽传来：“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不想被我缠上……就将银子拿出来……我可免你们被骚扰之苦……呜呜呜……”

闻言，月钦城嘴角不自然地抽了抽。

不等他说话，瑟瑟发抖的杨智立马哀求道：“你要多少，明日我烧给你就是。只求鬼兄赶紧离开，别再跟着我们了。”

那声音再次随风传来：“我要银子……想要多少我自己烧……不用你们费心……呜呜呜……”

月钦城半敛着眸子，幽深的眸光在夜明珠的照耀下潋滟又充满寒意。他身后的杨智吓得腿软，不甘心地冲着虚空吼道：“我说你这鬼怎的如此贪心？死都死了还要那么多银子做什么？”

话落，脑门被狠狠拍了一下，他委屈地看着始终淡定的男人：“爷，您打小的做什么？”

月钦城何止想打他，简直想把他踹去跟鬼做伴了。眯着眼，他拽住杨智的胳膊往某处一扔。

“去！给我将那鬼捉住！”

“啊——”杨智直直朝某处灌木丛砸去。

随着重物落地的声音，紧接着是他惊恐的尖叫。非但没见他把鬼捉到，反而是他自己连滚带爬从灌木丛出来，又惊又怕地乱喊着：“爷——啊——好长的舌头——”

灌木丛中，沈千姿懊恼地跺脚，有暴走的冲动。竟然还有人不怕！想抓她，做梦！

收起自下唇直垂到胸前的红舌头，她皱着眉准备收工走人。尽管她是想打劫，可此时不适合暴露身份，她也不想跟任何人起争执，否则以后在这里就没法混了。

就在她准备闪人时，一阵疾风袭来，有什么挡在了前方。

挺胸、叉腰、抬头，她怒道：“你想吓死鬼啊？”

一句话，让站定的男人险些跌倒：“……”

看清楚了面前“女鬼”的样子，再听了“女鬼”说的话，月钦城不着痕迹地摸了摸胸口。面前的“女鬼”一身素白，墨发披肩，额前的发丝遮住了半张脸，手上捏着一条一尺来长的红布。

他凉薄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原来鬼长这副德行，在下今日可算长见识了。”

透过发丝，沈千姿朝对方看去。面前的男人有着倾城的容颜，可那笑容很欠扁。

“劳烦让让，别挡着道！”她恢复了正常声调，推了推挡路的男人。

月钦城半眯起眼，月光下，颀长挺拔的身影仿若罩上了一层薄薄的冷气。将女人从上到下扫了一眼，他清冷一哼：“你将在下的随从吓得半死，难道就不用负责？”

沈千姿火从心中冒，屈起一脚就朝对方的裤裆踹去。

月钦城怎么都没想到面前的“女鬼”不但不要脸，脾气还不好。好在他反应灵敏，避开了那危险的一脚，就在那一瞬间，某只“女鬼”已经消失在树林之中。

看着她消失的方向，他眸光浮出一抹冷意。

“爷……爷……”杨智跌跌撞撞寻了过来。看着静悄悄的四处，他再次打了个寒战，“爷，您好威武，没想到鬼都怕您。”

想到某只“鬼”，月钦城忍着将手下拍飞的冲动，冷眼瞪他：“难道本王长得连鬼都不如？”似是气得不行，他广袖一甩，迈开长腿走了。

主仆俩找到马儿，继续上路。这一次，杨智学乖了，不提有关鬼的事：“爷，其实您根本不需要亲自去奉县的。朝中那么多人，随便指派一个都行，皇上如此做，分明就是有意支开您。”

月钦城抿着薄唇不发一言，如画般俊美的脸上透着彻骨的寒意，幽深的眸子似乎比这静谧的黑夜还阴冷。连自己最笨拙的手下都看出了问题，他又岂会看不出那人的用意？可是他又能如何？亲爹如仇，这就是他最悲凉的人生……

想到什么，他停了下来，朝身后斜睨了过去：“去将方才那女鬼找出来。”

“啊？”杨智再次哆嗦了一下，又怕又惊，“爷，那可是鬼啊！”

月钦城浓眉一蹙，冷声道：“那是个人！你若再胡言乱语，就给本王滚回去！”

杨智又委屈起来，人哪有那么长的舌头？可是他再傻也知道自家爷在生气，只好小声应道：“爷，您别赶小的，小的去找就是了。”这一路爷没带任何人，若是连他都回去了，万一发生何事，爷该怎么办？

默默将两匹马儿拴在路边的树干上，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想到什么，又打了个寒战，一脸为难：“爷，我该去何处寻鬼啊？”

月钦城脸都黑了。几步走过去，他浓眉一横，冷声道：“跟本王来！”

一座孤坟面前，蹲着一抹白色身影。

沈千姿靠在石碑上不断叹气。看来今晚进山的很少，除了方才遇到的那两个人，就没有其他的人了。

摸了摸腰间，她再次叹气，两个月来，才弄到不足五十两银子。她还没去京城看过，也不知道物价高不高，一时半会儿没个糊口的工作，外加租房子吃饭，估计不到半个月就得饿死。

刚刚那个男人看起来挺有钱，可惜是个不怕鬼的主。她在这山上混了两个月，头一次

碰到不怕鬼的，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就在沈千姿为银子愁眉不展的时候，树林里传来脚步声。以她的听力，很快辨别出对方是朝她这边来的。被发丝挡住的眼眸快速闪过一丝兴奋，她赶紧抓起地上的两块石头在坟头的墓碑上凿了起来。

“不知姑娘是在做什么？”身后，一道低沉的嗓音传来。

脑中只想着有生意上门的“某鬼”头也没回道：“他们把我的名字刻错了……我想把我的名字改回来……呜呜呜……”

月钦城冷着脸，血气逆流的感觉再次浮了上来。

跟在他身后的杨智抓着他的衣袖，吓得哇哇叫：“爷，就是她！啊——”

沈千姿一惊，回过头怒了：“我说你这人想做什么？我没阴魂不散追着你们，你们反而跟鬼一样追着我，像话吗？”

“啊——”看着她长长的红舌头拖到胸口，杨智吓得再次惨叫。

沈千姿心中莫名生烦，一把将假舌头扯了下来，径直走到男人身前：“你们跟着我做什么？我又没从你们身上拿银子。赶紧走，别在我的地盘上胡搅蛮缠，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月钦城幽深的眸底有着浓浓的厌恶，狭长的眼角也勾出一抹鄙夷之色。不过为了心中那个决定，他忍着甩袖离开的冲动，笑道：“在下见姑娘讨银子过活也不容易，正好我需要一名手下替我办事，姑娘若是同意，在下定会重金答谢。”

闻言，沈千姿有些难以置信地指着自已：“你想聘请我当你的手下？”

月钦城含笑点头：“正是。”

沈千姿暗自冷笑。此人笑得如此阴险，又提出这样的要求，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她挑了挑下巴：“我的佣金可是很高的。”

男人依旧含笑点头：“只要能为我将事情办妥，多少佣金姑娘尽管开口。”

闻言，沈千姿透过遮眼的发丝认真将男人打量了一遍，心里盘算起来。这男人腰间那块玉佩是好货色，古代可没那种高仿技术。现在不是怕他给不起银子，而是她该要多少银子才合适。

也不知道对方要她办什么事，要是涉及人身安全，大不了她跑路就是，最主要的是先把钱弄到手。

撇了撇嘴，她问道：“你们这儿房价是多少？”

月钦城：“……”

沈千姿补充：“就是在京城要花多少钱才能买一栋大房子？”

月钦城放在袖中的手忍不住握了起来，眸底冷意更甚。

见他抿唇不语且眸光冷冽，沈千姿皱了皱眉：“你不想回答就算了，不过若是想请我

办事，最少得两千两银子，少一两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杨智指着她的鼻子大骂：“你这女人，好狂傲的口气。两千两银子，你怎的不去抢？”

沈千姿斜睨着他：“我这不是在抢吗？”

杨智一头黑线。

“是你们求着我办事，又不是我找的你们，两千两银子又怎么了？我不帮你们办事，在这山上同样可以赚银子，还是无本生意。你们想请我出山，难道不该多给点补偿？”

“好，就两千两。”某个男人冷声同意。

来到异世两个月了，沈千姿还是第一次出山。

驿馆内，看着古朴幽雅的房间，沈千姿险些感动得泪流满面。

见男人优雅落座，她大摇大摆走过去，在他眼前站定，手摊开：“把银子拿来。”

月钦城弯着嘴角，凤眸在她蒙着面纱的脸上扫了一遍，反问道：“你就这般打扮，连真容都不愿示人，叫在下如何信任你？”

沈千姿防备地看着他：“我看你这身行头不至于缺钱才是，怎么，把我哄出山想赖账不成？”

男人一笑，冷讽无比，随即从怀里摸出两张银票，用两指夹着悬在半空。沈千姿快速将其夺了过来。

“你这不是假的吧？”银票上有票号，有印章，还印有其他看不懂的东西。她还真拿不定这是真是假。

男人的脸因为她的话黑了起来，半眯的凤眸也溢出一丝冷气。

察觉到他不善的气息，沈千姿也没再纠结下去：“说吧，想要我做什么？”

男人冷漠地掀了掀眼皮：“杀人。”

沈千姿蹙起了眉：“杀谁？”

“奉县知府。”

“啊？”沈千姿眨眼，她没听错吧？“为什么？”

男人薄唇变得冷硬起来：“他该杀。”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他身手应该不错，在幽冥山的时候她就察觉了。

“在下不能对他动手。”

“为什么？”

“无可奉告。”

“知府怎么得罪你了？”

“无可奉告。”

闻言，沈千姿有些想暴走：“这笔生意我不做了，钱我退给你！”

让她去杀知府，她还要留着命给人报仇呢。

就在她忍痛割肉般将两张银票递给对方的时候，男人露出了讥讽的笑容：“女人，这银票还是留着给自己买口棺材吧。”

沈千姿一怔，随即瞪眼：“你什么意思？”

男人也没有隐瞒的意思，冷笑道：“你跟着在下进城，早就被人盯上了，如今他们已把你当作在下的随从，你若是独自离开，相信不出半个时辰就会尸骨无存。”

闻言，沈千姿顿时就怒了，露在黑纱之外的双眼几乎喷火：“妈的，你阴我？”这什么男人，竟然把她带到火坑来了！

男人嘲讽地扬着嘴角，凤眸半眯，睨了一眼她手中的银票：“这笔买卖你情我愿，在下可是付了银票的。”

沈千姿看着手中有些烫手的银票，默了默，随即收到怀中。

她铁青着脸准备出去。

“做什么？”男人低沉的嗓音传来。

沈千姿头也没回，磨牙道：“不是要我替你办事吗？我现在就去杀了那知府！”

“你要如何做？”男人继续问道。

“色诱成不成？”

男人狠狠抽了抽嘴角，幽冷的目光盯着她太婆似的背影，这副尊容去色诱……

沈千姿刚打开门，就见门外除了那叫杨智的胆小鬼外，还有一个年轻男子。多年刑侦经验，她还是会看人的，这个陌生男子贼眉鼠眼，明明举止谦卑，眼神却透出几分猥琐。

见房门打开，来人虚笑道：“请问王爷在里面吗？”

沈千姿愣了愣，里面那道貌岸然的家伙是个王爷？一个王爷还用得着另请杀手？

此刻，沈千姿不得不承认，自己心里多了一丝好奇。

看了一眼站得笔直的杨智，她眼底闪过诧异，撇了撇嘴角，反问道：“你是什么人？”

来人客气地说道：“小的是知府衙门的书吏，奉我们大人之命邀请王爷去知府饮宴，还请这位姑娘行个方便，让小的见见王爷。”

闻言，沈千姿眼眸眯了起来，挺直了腰背朝他嫌恶地挥手：“我们王爷没空，早睡了，你还是赶紧回去吧。”这知府也太不懂事了，人家好歹是个王爷，居然只派一个小角色过来请客。地方官员不夹道相迎、敲锣打鼓就算了，好歹也得露个面吧？

书吏面色微微变了变，不悦地看着沈千姿：“这位姑娘，我可是奉了知府大人的命令前来接人，你有何资格赶我？”

见状，沈千姿不但将房门掩上，还抱着双臂靠在门口，冷眼斜睨着他：“你不就是一个书吏嘛，我也不过就一下人，咱俩身份都一样，可你长得难看，实在太侮辱我的眼睛

了，我当然要赶你。你回去告诉你们知府，请他找个好看点的人过来，要不就亲自过来，兴许我们王爷就去了。”

书吏顿时脸色发青，小眼睛里迸出一道厉光，抬手指着她：“你——”

就在这时，房门被人从里面打开，男人一身月白色袍子优雅出现，面无表情地看向那脸色铁青的书吏：“你应该就是冯书吏吧？难得知府大人如此好客，本王怎能不给这面子？带路吧。”

“你确定要跟他去？”沈千姿朝他挑眉。

月钦城斜睨了一眼倚靠在门框上的她，朝一旁站立的手下吩咐道：“杨智，随本王去知府。”

“是，王爷。”杨智恭敬应声。

书吏赶紧走在前方引路。

看着三人离开的背影，沈千姿摸着下巴。她是该去还是不该去？默了默，她还是跟了上去。来都来了，不去混一顿吃的太对不起自己了……

沈千姿厚着脸皮按照某个雇主的意思称自己是下人。对她这么一个穿着太婆服的下人，很明显，没有人愿意多看她两眼。跟着前方主仆进了知府大院，就见一名腰圆膀阔的男人带着几名手下堆着笑迎上来，在那风华绝代的男人身前跪了下去。

“下官高仕达拜见淮阳王，因有要事缠身，未能远迎王爷大驾，还请王爷恕下官不敬之罪。”

“高大人，起来吧。”月钦城轻勾着绯红薄唇，淡淡的微笑挂在他绝美如画的脸上，温和又客气。

“谢王爷。”高仕达起身，恭维道，“王爷，下官早已派人备好酒菜，尽管仓促了些，还是请王爷莫要嫌弃。”

“高大人客气了。”月钦城掀了掀眼皮，随即朝大堂走去。

前面的人陆续走入了大堂。沈千姿见自己落单，快速闪到拐角处。

房顶上，沈千姿尽量将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抽开两片细瓦，她眯着一只眼瞅着房里的情况。听到有人问起她的去向，胆小鬼杨智说是忘记带东西了让她回驿馆去取。

正如知府所说，已经备好了酒菜，而她俊美的雇主在知府的恭维下入座。看着知府大人亲自为他倒上美酒，她抿了抿唇，从怀里快速摸出一把黑色的手枪，把枪口放入洞口，眯着一只眼对准了目标——

大堂里，随着莫名一声惊呼，只见知府大人高仕达后脑勺突然喷出殷红的鲜血，肥胖的身子僵硬抽搐了一下，倒在了地上。

“啊——”

“大人——”

“快来人啊——”

大堂里全是知府衙门的人，这惊骇的一幕来得突然，吓得众人惊慌失色。

月钦城也震惊了，他想过许多种高仕达的死法，可唯独没想到是这种。他抬头扫了一眼，当看到房顶上那拳头大小的洞口时，笑得意味深长。

有意思……他果然没选错人。

高仕达是当场断气的，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

看着高仕达奇怪的死相，月钦城浓眉挑了挑，狭长的凤眸中快速闪过一丝不解。这是如何做到的？何种暗器如此厉害？刚刚听到的一道响声又是什么？

“王爷……”月钦城身后，杨智拉了拉他的衣袍，同样一脸的不解。他脑海中浮出一个太婆的身影，可随即他便摇头否认。应该不会是她，那女人会有如此大的本领，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瞬间将人杀死？可不是她，又会是何人？

他胆小，不代表他不懂事。皇上这次是铁了心要对付王爷，所以他很清楚，王爷为了表现得顺从，除了他一个人都没带出来，目的就是让皇上展开手脚，这样才能彻底和皇上撕破脸。京城中，谁都知道皇上和太后不喜欢王爷，视王爷为眼中钉肉中刺。碍于王爷手中有那样东西，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付王爷。

这一次，皇上似乎失去耐心了，以高仕达贪污为由命王爷前来奉县调查，不但要查出高仕达贪污受贿的证据，还要将他捉拿归案。这种事其实根本无须王爷出面，但皇上以兹事体大为由，要王爷微服出巡，目的就是不让王爷带一兵一卒。

月钦城递给他一个眼色，杨智心领神会，见他转身离开大堂，赶紧跟了上去。

街上，杨智还有些担心：“王爷，您说我们能脱身不？”他总觉得奇怪，从头到尾居然没有人拦他们。

月钦城淡淡睨了他一眼：“不能。”

杨智不由得紧张起来，四处看了看：“爷，那我们岂不是凶多吉少？”

月钦城头也没回地朝着出城的方向迈步，杨智生怕被落下，跟得紧紧的。

“王爷，我们现在是要回京吗？”

“不回。”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逃命。”

听到这里，杨智顿时傻眼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淡定的主子：“爷，您不是跟小的开玩笑吧？”

月钦城自始至终没回一下头，脚步丝毫不见慌乱。

杨智有些怀疑，王爷真的是在逃命？逃命不是该躲在偏僻的地方吗？为何还要正大光明地走在街上？而且他们原路返回，万一路上布好了埋伏，岂不是去送命？

幽冥山上的茅草屋中，沈千姿回来以后睡到天黑才醒，看着手中两张传说中的巨额银票发呆。

她的任务完成了，所以她自由了，而她也决定要去京城。只不过这两千两够开销吗？是不是该好好规划一下才动身？到了京城，肯定要先买个大房子，没有水电气无所谓，到时请几个佣人，帮自己烧火做饭。只不过，请多少才合适？

买了房子以后，还不能去萧家，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期间自己不能坐吃山空，得找个工作维持生计。

想到什么，她突然拍了下脑门。笨蛋，干吗要请佣人，不如自己给自己打工，岂不是又省银子又赚钱？可是想想又不对，那她不还是等于吃老本吗？

眼看着天色渐黑，沈千姿决定今晚再干一票，之后就离开这鬼地方。

幽静的小树林中，一座孤坟上，某“女鬼”撑着脑袋都想打瞌睡了。以前这地方趁夜赶路的人还挺多，这两天还真是见鬼，居然没人来了。

就在她叹气没银子可赚的时候，隐隐从远处传来了声音。她精神一振，爬到一棵树上，站在高高的树梢上定眼一看，险些摔下去——

乖乖！居然来了黑压压的一片人！

人影渐渐靠近，沈千姿皱起了眉，暗生疑惑。这是什么情况，怎么杀气腾腾的？难道是那个王爷觉得自己事情没办好，召了部下来杀她？

沈千姿皱着眉跳下枝丫，朝那一方奔了过去，突然两道影子从她眼角闪过，她凌厉地扫了一眼，随即跟上。

幽冥山素有鬼山之称，就算艳阳高照，也格外幽冷阴森。

当她追上那两道影子，看清楚对方之后，顿时怒了：“你俩在我的地盘上做什么？”

一身风华的男人淡笑开口：“姑娘此话在下不懂，这幽冥山乃我南陇国之地，何时成了你的地盘了？”

即使夜色太深，沈千姿还是看出那张绝美如画的脸上透露出来的得意和嘲讽。

“那些人是冲着你们来的？”她冷声问道。现在只确定了一件事，那些人不是他的手下，也不是来追杀她的。如果是这两种情况，他们根本不会把自己引到这偏僻的地方来。

就在她冷脸磨牙时，那个让她鄙视的胆小鬼说话了：“姑娘，你想个法子帮帮忙吧，让我们逃过这一劫。”

沈千姿立马瞪了过去：“你们当我是神啊？那么多人，逃个屁！这山就这么点大，往哪儿逃？”这主仆二人会不会太过分了？她已经被利用了一次，现在还要被利用，是个人都得发火。她就七发子弹，两千两银子卖了一发，现在还有六发，就算她是神射手，也不可能六发子弹把这里的人全灭了吧？